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癸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稱行人譏晉執使人晉人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

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胡子髡

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齧徵舒玄孫

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八月乙

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疏注稱行至使人

正義曰傳說曾取鄅師則是曾有罪矣而譏晉執者凡諸侯有罪盟主當以師討之不宜執其使人故譏之

注討子至從赴　正義曰往年傳閏月辛丑晉師王師伐京毀其西南注云京子朝所在此年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計辛丑壬寅頻日耳蓋京城既毀郊是子朝之邑故二師圍之故云討子朝也郊不繫周者大都以名通也

傳稱朔日圍郊至癸丑乃叔鞅卒癸丑正月十二日也是
圍郊在叔鞅卒前也晉人來告圍郊不以圍郊之告
在叔鞅卒後故經書在後是從赴也圍郊在朔或亦在叔
孫婼如晉之前但行無日未必不以朔行據鞅卒有日而
言之　吳敗至雞父　正義曰此戰獲胡沈之君是胡沈
君自將也頓序於上頓亦君自將也獲陳大夫陳是大夫
將則蔡許亦大夫將也故云頓胡沈蔡陳許君在臣上各
自以大小序耳桓十三年經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不每國書師而摠云師者傳無其說杜不為注是史略
文非義例也賈逵云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案
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傳曰宋衛既入
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亦是同役而不
同心彼既不變其文此何當變文以見義乎賈之妄也
注不書楚楚不戰　正義曰杜知楚不戰者以傳云戰于
雞父吳子以罪人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敗舍胡沈之囚使
奔許與蔡頓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是戰於雞父之時先以

明沈陳後破許蔡頓也六國皆陳戰敗而奔下傳始云夫
師大奔是六國敗後楚師稱䵶不得成陳望風而奔故傳
云不言戰楚未陳杜云不書楚楚不戰劉炫用服虔義云
不書楚楚諱敗不告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
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劉違背傳文而規杜非也　注國雖
至曰滅　正義曰公羊傳曰君死于位曰滅其意言本國
雖存其君見殺與滅國相類據君身言之謂之滅　注夫
夫至玄孫　正義曰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生獲也哀十一
年獲齊國書死獲也故云大夫死生通曰獲案世本宣公
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徵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
悼子齧齧是徵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　注敬王至城
外　正義曰此事專無其文不言無傳者傳稱六月庚寅
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當從劉而居狄泉不是全無其
事故不云無傳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是也
若在城內宜云王居成周知此時在城外也今在城內者
王地名云或曰、、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入城內也　注尹

氏王欲立 正義曰宣王之世有尹吉甫春秋以來數有尹子見經是其食采於尹世爲周卿士也以其世爲卿士宗族彊盛故能專意立朝不言尹子而言尹氏者見其氏族彊盛故能立之也敬王是單劉所立不書單子立者敬王猛之母弟兄死次正當立立之是常朝不應立立庶以亂國書尹氏立朝所以惡尹氏也隱四年衛人立晉善其得衆書衛人言與國共立之此書尹氏立朝明非周人所欲立獨尹氏立之耳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 二師王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 癸卯郊鄩潰 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 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 平陰今河陰縣 王使告間 子朝敗故 庚戌還 晉師還 邾人城翼

翼郛邑

還將自離姑離姑郛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郛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郛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郛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郛師獲鉏弱地取郛師不書非公命郛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

人叔孫[illegible]言使人也嫌外內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爲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

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云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輙相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

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爲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因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僞若不解其意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

其牆屋葺補治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疏

注離姑至武城　正義曰邾魯接連竟界相錯邾人從翼邑還邾先經魯之武城然後始至離姑而後至邾故舉離姑爲道次　武城人塞其前　正義曰此所塞之處必有隘道當是已過武城之邑未出武城之竟故得塞其前斷其後而攻取之　注取邾至公命　正義曰傳言武城人則是武城之大夫自專爲此謀也既取邾師邾始愬晉晉人來討乃令叔孫往謝叔孫以年初即行則魯取邾師事在往年因叔孫婼如晉追言之　注坐訟曲直　正義曰周禮小司寇云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斷獄者皆令競者坐而受其辭故使並坐訟曲直　注在禮至之君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於禮得與相會故當小國之君　注分別至服回　正義曰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子服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各居一館也欲

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服虔並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案傳文各居一館之下即云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則皆執各居一館者也若是邾魯別館豈執邾大夫乎且下云館叔孫於箕舍子服回於他邑明此各居一館是分別子服與叔孫恐其相教示

注二子至執之　正義曰魯人實取邾師二子辭不屈者亦合責不假道小過也取其師大罪也蹊田奪牛爲報已甚故士伯愬而執之久因其使足以謝邾故晉以明年釋之

蓋以朝聘征伐過他國必假道乃行邾人不假魯道是邾

士伯至之吏　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叔孫從者假有四人先過於邾君之館然後以之如吏故杜云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　請其吠狗　正義曰狗有吠守者有主獵者主獵者貴吠守者賤吏人請叔孫乞其吠守之狗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　三邑屬子朝者皆在河南鞏縣西南　六

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氏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奐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鄩羅周大夫鄩肸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又

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疏注自京至之邑正義曰知自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南不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劉炫以爲前年王師已克京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殳長丈二而無刃苑羊牧之曰君過之苑羊牧之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

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郯公郯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注殳長至無刃　正義曰詩毛傳文也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其長丈二也又考工記戈戟皆有刃殳不言刃是無刃也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

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薳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吴子從之

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嫌與陳例相涉故重發之

疏厥克至必濟　正義曰尚書胤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古有此言　注七月至不意　正義曰成十六年傳郤至云陳不違晦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注云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楚以兵之忌日不意吳來擊之必不設備吳人故違兵忌以晦出兵而戰擊楚所不意也僖二十二年泓之戰書己巳朔成十六年鄢陵之戰書甲午晦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釋例曰經傳之見晦朔此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賈氏云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左氏既無此說案雞父之戰經傳備詳其例非夷之實晦戰而經不書晦明經不以晦示褒貶　注國君至得也　正義曰傳言舍胡沈之囚使曰吾君死矣是胡沈之君死稱滅也釋例曰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

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故曰胡子髠沈子逞滅諸以戰傷死雖敗績而不見擒故經皆不曰滅則杜意國君生見獲亦書爲滅也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爲君死曰滅生曰以歸韓戰獲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今知非者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是君存稱滅劉炫以爲生獲於敵但言以歸不得稱滅規杜非也但君存國滅則滅文在上滅譚滅許是也國存君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 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爲屋所壓而死

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文公

謂猛也先君謂猛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疏注經書至而死　正義曰經書乙未地震謂魯國之地動也丁酉南宮極震則周地亦震周魯相去千里故震日不同以震而死明爲壓所壓注謂幽至岸崩　正義曰周語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

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注國語者亦云三川涇渭洛也西周在雍州之域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鄭玄云浸可以爲灌溉者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郹郹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 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諸樊吳王僚之大子 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 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設往復敗爲再敗 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薳澨

楚地疏大子至追之　正義曰土地名郥是蔡地蔡有楚之東北故建毋在郥得召吳人也於是蔡常從楚且夫夫人故遂越追之　注諸樊至大子　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誤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爲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匄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

守在四竟（裁白字）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備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

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亡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爲一同言未滿一圻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爲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中若是難以爲安也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疏注楚用至自固正義曰襄十四年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彼子囊城郢君子謂之爲忠此囊瓦城郢沈尹戌謂之必亡事不同者國而無城不可以治楚自文王都郢城郭未固子囊心欲城之其

事未暇將死而令城郢故可謂之爲忠令郢旣固矣足以爲治而囊瓦畏吳侵偪恐其寇入國都更復以脩其城以求自固不能遠撫邊竟唯欲近守城郭沈尹謂之必亡爲其事異故也　注在僖十八年　正義曰事在十九年譜本皆然當是轉寫誤　明其伍候　正義曰賈逵王肅皆作五候賈服云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王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杜作伍候故云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彼諸本蓋以上多云四故誤爲五也　不僭至不耆　正義曰不僭守信也不貪廉正也不懦不受辱也不彊不陵人也此皆論守竟之事不僭不貪不耆謂不往侵鄰國也不懦謂不使人侵己也　詩曰至厥德　正義曰詩大雅文王篇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言王者念女先祖之法則還當述治其先祖之德以顯之　注四君至賢者　正義曰楚世家云周成王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歷十四君至於熊儀是爲若敖若敖生霄敖霄敖三蚡

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武王武王生文王始都郢杜注
文十六年云蚡冒楚武王父雖不從世家以蚡冒爲武王
兄要沈尹以四君爲賢故特言之　土不過同　正義曰
言土雖至九百里猶止名同故云不過同非謂百里以下
也知者以楚是子爵土方二百里明非百里也　猶不城
郢　正義曰如楚世家云武王以上未都於郢據當時都
郢故以郢言之謂
不築其國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無傳孟僖子也　婼至自晉　喜得赦歸故書至　夏五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
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疏　注丁酉至無月　正義曰
此年五月乙未朔一大一

小七月當甲午朔九月癸巳朔五日得丁酉文在八月之下是有日而無月也冬吳滅巢楚邑也書滅用大師注楚邑至大師 正義曰大都以名通故不繫楚也襄十三年傳例曰用大師焉曰滅

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嚚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

德紂暴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戊午王子朝入于鄔緱氏西南有鄔聚言子朝稍強疏注度謀至無害

正義曰同德度義尚書泰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强長弘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則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令知非者彼尚書之文論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彊此論甘氏又徃旣不能同德何能度義爾意有異與書義不同且引詩斷章其類多矣劉以爲杜違尚書之丈而規其過非也注四夷正義曰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杜爲夷狄之人者案四年傳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孔杜各自爲義其意俱通劉炫以杜爲過而規其短非也

晉士彌牟

遂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踁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己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貶婼族所以尊晉婼行人故不言罪己【疏】注貶婼至罪己　正義曰卿當備書名氏去氏則爲貶責貶婼之族喜於得免所以尊晉而自屈也釋例曰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己婼至自晉傳復重發但言尊晉者意如以罪見執宜在罪己婼

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而已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與於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杜言見義者見其喜得釋特告廟而書至也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 涖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 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 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 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衆言子朝曲故

疏 晉侯至周故 正義曰晉助敬王久矣今使景伯如周問曲直者以子朝要彊久競未決晉人恐敬王不成更審其事故疑而使察之也晉人於此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以前猶與往來其心兩望至此始絕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 陰勝陽故曰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

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當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

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詩小雅罍大器缾小器常取於罍者而所取罄盡則罍爲無餘故恥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爲明年會黃父

傳【疏】注詩小爲恥之 正義曰此詩小雅蓼莪刺幽王之詩也或曰缾是器罍大缾小實由罍所資缾是小器常稟受於罍今缾罄盡罍更無物以共缾惟是罍之恥也缾喻周罍喻晉言周之微弱恃依於晉今王室亂矣晉無力以助之是晉之恥也詩注云缾小而盡罍大而盈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

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

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求

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兵助敬王南侵子朝拘

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

之不佞獻王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南訾城是也楚子爲

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

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

之速召也吳踵楚躡楚踵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

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曲越

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略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疏注王及圉陽而還　正義曰歸行及圉陽倉與壽夢而還歸於越也

注詩大雅　正義曰此詩大雅桑柔刺厲王之詩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疏注此鳥至故書　正義曰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記云鸜鵒不踰濟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濟經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鸜鵒北方之鳥南不踰濟舊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穴又巢居故曰來巢傳曰書所無也是非常故書也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穀梁亦然案今大河以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信然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

雩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疏注季辛至上事　正義曰凡辛上辛上旬之辛也季辛下
辛也長歷推校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下辛二十三
日也不書其日之辰空言辛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
近耳無取於辰故空書辛也季辛又雩不言大者言又見其重
上事上辛是大雩明季辛亦大雩也春秋旱則脩雩雩而得
雨則書雩喜雩有益雩而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此書
二雩者上辛雩而得雨雨少尋即爲旱故季辛又雩傳曰
秋書再雩旱甚也是言前少得雨旱甚而復雩故賈云
上辛六注是也公羊傳曰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
以逐季氏也公以九月始孫豈七月已與季氏
戰乎若使時實不旱亦不得託雩以聚衆矣　九月己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上邑
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

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公不與小歛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恩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

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爲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䰟魄䰟魄去之何以能久（爲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君子至必亡　正義曰楊子法言云何以動而見敬曰敬

人何以動而見侮曰侮人然則貴人者人亦貴之卑人者人亦卑之此言凡人輕賤其身則不能以尊貴之道及於他人若君子能自貴其身者已先貴人欲其身之貴是以須有禮然後能以尊貴之道及於他人既尊貴他人是以有禮　賦新宮　正義曰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玄云新宮小雅逸篇也其詩既逸知是小雅篇者管即笙也以燕禮及鄉飲酒升歌笙歌同用小雅知新宮必是小雅但其詩辭義皆亡無以知其意也　注詩小至賦之　正義曰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車舝詩序也杜以下云逆女故知將爲季孫迎宋公之女故賦之杜必知爲逆女而賦者以車舝之詩論逆女之事其詩云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言間關然設此車舝思憶孌然季女而往迎之又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皆論逆女之事又昭子因聘逆女已共宋公平論故於享禮之時而賦車舝猶如季文子如宋致女還賦韓奕之詩與此正同又何不可而劉炫以爲昭子賦車舝不爲逆女又以新宮非昏姻之事

而規杜過然新宮既亡焉知非是親好苟生異見於義非也注坐宋至禮坐　正義曰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宋公使昭子右坐令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言其改禮坐也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横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

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爲下公孫傳）

疏

注平子至若姊　正義曰公若即平子之叔父也不言平子之姑而云公若之姊明公若是平子庶叔此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也　注文子武子平子　正義曰武子生悼子悼子生平子政在季氏唯云三世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　夏會于

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

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爲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爲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爲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爲九歌八風七音

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

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疏 簡子至非禮 正義曰樂記云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仲尼燕居云子張問禮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言而履之禮也又五年傳云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晉侯以爲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非禮也此問揖讓周旋之禮又云是儀也非禮也凡此諸文皆言禮與儀異禮之與儀非爲大異但所從言之有不同耳禮是儀之心儀是禮之貌本其心謂之禮察其貌謂之儀行禮必爲儀爲儀未是禮故云儀非禮也鄭玄禮序云禮者體

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訓兩釋良有以也鄭謂體爲禮履爲儀是其所以禮儀別也　夫禮至之性　正義曰自夫禮至因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度也是故爲禮以下言聖王制禮以奉天性不使過其度也經常也義宜也夫禮者天之常道地之宜利民之所行也天地之有常道人民實法則之法則天之明道因循地之恒性聖人所以制作此禮也此傳文於天言常則地亦常也於地言義則天亦義也覆言天地之經明天地皆有常也天有常明之義地有常利之義也覆云則天之明是天以明爲常因地之性則地以性爲義是天以光明爲常義地以剛柔爲常義義謂義理性謂本性言天地性義有常可以爲法故民法之而爲禮也　注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　正義曰覆而無外高而在上運行不息日月星辰溫凉寒暑皆是天之道也訓經爲常故言道之常也載而無弃物無不殖山川原隰剛柔高下皆是地之利也訓

義爲宜故云利之宜也杜以今文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故天以道言之地以利言之天無形言其有道理也地有質言其有利益也民之所行法象天地象天而爲之者皆是天之常也象地而爲之者皆是地之宜也故禮爲天之經地之義也孝經以孝爲天之經地之義者孝是禮之本禮爲孝之末本末別名理實不異故取法天地其事同也　注行者人所履　正義曰民謂人也人禀天地之性而生動作皆象天地其所踐履謂之爲行但人有賢與不肖行有過與不及聖人制爲中法名之曰禮故禮是民之行也行者人之所履也易及爾雅並訓履爲禮是禮名由踐履而生也人之本性自然法象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禮教之是禮由天地而來故仲尼說孝子產論禮皆天地民三者並言之　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正義曰則天之明杜以爲日月星辰者以下傳云爲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若衆星之共北辰故知天明日月星也杜知高下剛柔地之性者以下

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則君高臣下臣柔君剛地義則地之性也傳文上下其理分明人法天地其事多種杜以天明地義舉要而言故不備顯刑罰威獄温慈惠和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非也此傳文天言則地言因者民見地有宜利因取而法效之因亦則之義也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辟耳　生其至其性　正義曰此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度也因上則天之下更復本之於天傳稱天有六氣此言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也上天用此五行以養人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爲五味發見於目爲五色章徹於耳爲五聲味以養口色以養目聲以養耳此三者雖復用以養人人用不得過度過度則爲昏亂使人失其恒性故須爲禮以節之　注金木水火土　正義曰洪範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孔安國云皆其生數是其以生數爲次也

大禹謨說六府云水火金木土穀五行之次與洪範異者以相刻爲次也此注言金木水火土者隨便而言之不以義爲次也五物世所行用故謂之五行五者各有材能傳又謂之五材此傳所說禮意意在味色聲也但味色聲本於五行而來五行又是六氣所生故先言六氣五行然後至於味色聲也釋名五氣於其方各施行白虎通云言爲天行氣故謂之五行　注酸鹹辛苦甘　正義曰洪範又須五行云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於百穀是言五行之氣爲五味水味鹹火味苦木味酸金味辛土味甘也五行本性自有此氣氣至於人乃爲五味味之爲異入口乃知言氣爲五味謂氣入人口與下章也發也皆據人知爲文味爲性所有色是形之貌聲是質之響色可近視聲可遠聞自近以及遠故以口目耳所知味色聲爲次也　注青黃至見也　正義曰五色

五行之色也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黄金色白水色黑也木生柯葉則青金被磨礪則白土黄火赤水黑則本質自然也發見也謂見於人目有此五色　注宮商角徵羽　正義曰聲之清濁差爲五等聖人因其有五分配五行其本不由五行而來也但既配五行即以五者爲五行之聲土爲宮金爲商木爲角火爲徵水爲羽聲之清濁入耳乃知章徵於人爲五聲也此言章爲五聲元年傳云徵爲五聲章徵不同者據聲之至人是爲章徵據人之知聲則爲徵驗是彼此之異言耳　注滋味至傷性　正義曰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耽者之則有此病是其過則傷本性也　是故至五味　正義曰口欲嘗味目欲視色耳欲聽聲人之自然之性也欲之不已則失其性聖人慮其失性是故爲禮以奉養其性使不失也牲犧祭祀所用非人所食而以牲犧奉五味者禮推人道以事神神之所享皆是人食尊鬼神而異其名耳故亦爲奉五味　注馬牛羊雞犬豕　正義曰爾雅釋

畜馬牛羊犬雞五者之名其豕在釋獸之篇吉養也家養謂之畜野生謂之獸豕有野豕故因記之於釋獸耳又釋畜之末別釋馬牛羊豕犬雞六者之名其下題曰六畜謂此是也周禮膳夫云膳用六牲是庖用六牲也庖人掌共六畜鄭玄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六畜即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畜牲一也　注麋鹿麏狼兎　正義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注云五牲牛羊豕犬雞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則五牲非六畜故別解之周禮庖人掌共六獸鄭衆云六獸麋鹿熊麏野豕兎鄭玄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畜當有狼而熊不屬今杜解五牲之名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當之也傳稱牛卜日曰牲鄭玄云將用之曰牲此五者實獸也據其將用祭祀故名之曰牲服虔云五牲麋鹿熊狼野豕　注祭天至之犧　正義曰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罪云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於神祇宗廟之下摠言犧牲杜雖不見古文其言

閒與之會是祭天地宗廟之牲謂之犧也然則犧亦六畜而別言之者周禮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玄云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然則六畜之內取其毛羽完具別養以共祭祀者乃名爲犧故與六畜異言之也服虔云三犧鴈鶩雉也　注謂山至文也

正義曰尚書益稷篇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尚書之文如此其解者多有異說孔安國云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如孔此言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也蟲也七者畫於衣服旌旗山龍華蟲四者亦畫於宗廟彝器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如此數之則十三章矣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若爲十三無所法象或以爲孔弁

華蟲爲一其言華象草華蟲雉者言象草華之蟲故爲雉也若華別似草安知蟲爲雉乎未知孔意必然以否鄭玄讀會爲繢謂畫也絺爲繡謂刺也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周禮有袞冕鷩冕毳冕其袞鷩毳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服耳袞是袞龍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是華蟲也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是虎蜼也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虎毛淺蜼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如鄭此言則於尚書之文其章不次故於周禮之注具分辯之鄭於司服之注具引尚書之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

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玄之說華蟲爲
一粉米爲一也杜之此注亦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九文
唯言衣服之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
黼也黻也以此爲九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
各爲一也粉米若白米是粉米共爲一也詩云魚在在
藻是藻爲水草也孔安國云火爲火字考工記畫繢之
事火以圜鄭衆云爲圜形似火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則杜
言火畫火蓋同安國爲火字也粉米色白故粉米若白米也
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孔安國云黼若斧形謂刃白而
身黑故若斧也黻爲兩己相戾今之剌黻猶然也引桓二
年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者以證此九文是山龍之屬
也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繫辭云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冕服起於黃帝也加
飾起自唐虞即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是也所以衣
服畫日月星等者象王者之德照臨天下如三光之耀也
山體鎮重象王者之德鎮重安靜四方又能潤益含靈如

山興雲致雨也龍者水物也象王者之德流通無礙如水利蒼生又龍舒卷變化無方象人君有無方之德也華蟲即鷩雉雉有文章表王者有文章之德也宗彝彝常也宗廟之常器有六彝今唯取虎雌者虎取毛淺而有威蜼取毛深而有知以表王者有深淺之知威猛之德也藻者水草是鮮潔之物生於清水能隨短長象王者之德冰清玉潔隨機應物隨民設教不肅而成也火者火性炎上用表王者之德能使率土羣黎向歸上命也粉米者米能濟人之命表王者有濟養之德也黼白與黑形若斧斧能裁斷以象王者有裁斷之德也黻之言戾戾背也黑與青謂之黻作兩已字相背象王者能綏化兆民能使向已背惡以從善故爲黻也日之質赤月星之質白山作獐考工記云山以獐也龍爲騰躍之形似獼猴而大也章次如此者王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星天用昭明日最爲盛所以居先月星光劣其次之也上以象天下宜法地地之形勢莫大於山故次三光也龍爲水物水出於山故次之也華蟲象

於禮樂文章以禮樂文章潤於萬物故以次龍也宗彝所以次華蟲者言王者既有禮樂須威知乃行無威則民不畏無知則教不成故以次也藻所以次宗彝者王者威知之德隨世而應故以次也火者言王者有德必向歸仰之如火向上故次之也米所以次火者民既歸王王須濟活濟活之理得米爲生故次之也黼所以次米者言王者能濟活兆民宜裁斷合理如斧之斷決故以次之黻所以次黼者王既裁斷得所善惡各有分宜人皆背惡從善故以次之　注畫繢至六色　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鄭玄云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此杜取彼彼記文省約而爲之辭也　注青與至之用　正義曰謂之繡以上皆考工記文也此刺繡之文以比方相次色亦采也六采謂繢畫五色謂刺繡故令色采之文也[illegible]鄭注尚書性曰采施日色味色聲三事色居其中故杜[illegible]集

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明上下二文亦集此所陳以奉成五味五聲之周舉中以明上下也　爲君至二物　正義曰此更覆上因地之義也爲父子以下至生殖長育覆上則天之明也地有高下聖人制禮爲君臣上下君在上臣在下以法則地之義也以地有剛柔爲夫婦外內夫治外婦治內以經紀二物也物事也治理外內之二事也上云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又云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再重言之皆先天後地但法地事少則天事多故上先言法天後言法地此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始云爲父子兄弟以象天明者以其則地事少故先言之象天事多欲下就以從四時類其震曜殺戮及生殖長育皆是象天之事欲使文相連接故後言之也下云以象天明則此當云以象地性而云以則地義者義之與性一也因其先言故遠覆上文地之義也　注六親至曰亞　正義曰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論語云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六親父爲尊嚴

衆星北辰爲長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北極是其象天明也妻父爲昏壻父爲姻兩壻相謂曰亞皆釋親文也重昏曰媾爾雅無文相傳說耳釋親又曰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母之昆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此皆世俗常言杜不解者爲易知故也 注在君至本也 正義曰論語云冉子退朝子曰何晏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於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爲事是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也此對文別耳論語稱孝友是亦爲政明其政事通言也民功曰庸治功曰力周禮司勳文也鄭玄以爲庸謂法施於民若后稷力謂制法成治若咎繇司勳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戰功曰多鄭注云王功者若周公國功者若伊尹事功者若禹戰功者若韓信陳平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使民春耕夏耘秋斂冬藏聖王之化先致力於民是爲禮之本也
注此六至之氣 正義曰賈逵云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

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謂一氣生於一志
謬矣杜以元年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謂六氣共生五
味非一氣生一味此民之六志亦六氣共生之非一氣生
志故云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言共稟六氣而生
也 是故至六志 正義曰民有六志其志無限是故人君爲
政審法時之所宜事之所類以制民之六志使之不過節
也下云審行信令謂人君行之知此審則宜類亦是人君
則之審者言其謹慎之意也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
爲情情動爲志情志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天地之經緯
正義曰言禮之於天地猶織之有經緯得經緯相錯乃
成文如天地得禮始成就 故人至宜乎 正義曰劉炫
云禮有宜曲宜直不可信情而行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
於禮者謂之爲成人不能赴禮則不成爲人謂之爲大不
亦宜乎赴謂奔走言弼諧己性奔走以赴禮也恐劉義未
當 注曲直以弼其性 正義曰性曲者以禮
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故云曲直以弼其性也 宋槧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疏受牒而退　正義曰說文云簡牒也牒札也於時號令輸王粟具戍人

宋之所出人粟之數書之於牒受牒而退言服從也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師己魯大夫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遺也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跦跦跳行貌徵褰與襦褰袴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疏

鸜之鵒之　正義曰此鳥以兩字爲名但謠辭必韻故分言之

注褰袴　正義曰內則云童子不衣襦袴是衣有袴也

以可褒行故以褒爲務　秋書再雩旱甚也〔疏〕秋書再雩旱甚　正義曰既言旱甚而經不書旱者傳言旱甚解經一月再雩再雩㬚由旱甚然而後雩得雨不至成災故不書旱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　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　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饔人食官　而懼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　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　曰

展與夜姑將要余 要劫我以非禮 秦姬以告公之 公之亦平子弟 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内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 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 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 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鬬 季氏介其雞 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 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 怒其不下己 益宮於郈氏 侵郈

氏實以自益且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
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爲子爲讒於臧氏而逃
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
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
公當三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
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
爲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
氏公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

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公爲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
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闞闞魯邑公居於
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
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
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請囚于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其藪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衆）蓄而弗治將薀（薀積也）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公也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遂逐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

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勑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其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爲齊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從公無通外內繾綣不離散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

如此吾不可以盟羈([illegible])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偽負罪出奔不必繾綣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何為守公)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

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因祈死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

大夫欲與公俱輕歸

【疏】注擣芥至介雞　正義曰杜此二解同一讀介爲芥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羽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是此說也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又云或曰不知誰說以膠沙播之亦不可解蓋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澁得傷彼雞也以郈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

將禘至季氏　正義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輕公重己故大夫遂怨

注禘祭至六人　正義曰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釋文云禘大祭也執干戚而舞謂之萬舞也隱五年傳說舞佾之差云諸侯用六是於禮法當三十六人也此以正禮言耳亦不知當時魯君用六佾以否公羊傳曰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僭公室吾欲弑之何如

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
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
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亦欲僭文當寄武僭八佾不必用
六也 注蓋襄公別立廟 正義曰蓋以襄若以次遞毀則廟與
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禘於襄公似與
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立廟 讒人至爲也 正義曰讒人謂
公若郈孫之徒讒季氏者衛君使伐季氏以君徼天之幸幸
而得勝則以爲己功不勝則推君爲惡不可從也 舍民至必
也 正義曰克勝也言君從上以來舍民已經數代今以求
勝此事不可必也 注魯城至入泗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襄十
八年沂水出東莞蓋縣艾山南經琅邪東海至下邳縣入泗
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是沂水有二也此注云魯
城南自有沂水謂出魯縣者也又云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
邳入泗謂襄十八年之沂水也以其有二故辯明之 公徒至而
踞 正義曰二十七年傳說此事云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
則此踞是游也曲禮云遊毋倨倨是慢也謂傲慢而遊戲

注言無至取飲　正義曰賈逵云冰櫝丸蓋也則是相傳爲此言也方言曰弓藏謂之韇或謂之櫝丸如彼文則櫝丸是盛弓者也此或說櫝丸是箭箙其蓋可以取飲十三年傳云司鐸射奉壺飲冰謂此也詩云抑釋掤忌抑鬯弓忌鬯藏弓則冰藏矢也毛傳云掤所以覆矢掤與冰字雖異音義同是一器也　子家至君止　正義曰子家子以爲公本意自伐季氏非是諸臣所劫今子家意欲得令諸臣等僞作劫君以伐季氏者令負罪而出君自可止住

注二十五家爲社　正義曰禮有里社故郊特牲稱唯爲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也

天祿至之立　正義曰天之福祿不可再謂得齊千社復得魯國也胙福也天若報君終不得過於周公周公止封魯以魯封君足矣若既得魯國又得千社則是過周公矣周公理不可過得齊千社必失魯國也既失魯國而以千社爲臣於齊誰復與之立也言從君之人皆將棄君去矣

公徒將殺昭子　正義曰服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

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以得入故欲殺郈子也　左師至不歸　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邑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　請納公　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　平公元公父　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父兄謂華向　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

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爲明年梁丘據語起本

疏

服而相之　正義曰言已與父乎公盛服飾而輔相之也

注楄柎至骨也　正義曰說文云楄方木也幹脅也木

以藉脅明是棺中苓牀也宋元所言藉幹者舉脅而言耳非獨爲脅故云幹骸骨也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疏注欲取至成圍　正義曰經書取鄆而傳言圍鄆故云鄆人自服不成圍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也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即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案二十六年公圍成亦是圍而不得而書圍此若圍鄆不得何以不書圍案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言伐此圍鄆取鄆亦書取不言圍其義正同何爲不可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經何得書取苟出胷臆而規杜氏非也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爲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

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
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
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至次於
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
假使為賈正焉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
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
伏諸桐汝之閭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
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

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

疏 注僂句至地名 正義曰釋魚云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則龜名無僂句故云所出地之名臧氏有蔡又有此蓋所寶非一

使爲賈正焉 正義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也賈師二十肆則一人其職云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辯其物而均平之禁貴儥者使有恒賈此郈邑大夫使爲賈正使爲郈市之賈正也郈在後爲叔孫私邑此時尚爲公邑故使賈正通計簿於季氏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熊相

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疏公至自齊　正義曰往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公未必往至齊都而云至自齊者得其齊侯相見雖從齊竟而來亦是至自齊也穀梁傳云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是也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賈云季氏示欲爲臣故以告廟

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衆少重在公秋公會齊

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闕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云天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疏天王入于成周　正義曰二十三年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自爾以來單子劉子夾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召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遂以成周爲都來告故特書之案傳子朝奔楚及王入成周皆在十一月經書王入成周子朝奔楚皆在十月者從告也劉炫云杜以朝既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告于諸侯之語故以爲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故先書王入炫謂子朝出亦王告下注與此自違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皆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所非一人故言

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疏 注召伯至諸侯　正義曰傳言召伯盈逐王子朝朝及召氏之族奔楚召伯逆王于尸與王入于成周則召氏族出奔召伯身不奔也知召伯當爲召氏經誤也宣十年崔氏出奔書崔氏者非其罪也此尹氏召氏立無篡適並爲有罪而亦書氏者彼實崔杼身奔非是舉族盡出但於例諸侯之卿出奔者有罪則名無罪則不名崔杼不合書名因其來告以族遂書崔氏亦杼無罪也此尹氏召氏舉族悉奔據實而書與彼有異故注云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所謂文同而意異也子朝奔王乃得入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也劉炫云杜上注云子朝來告晚何爲此注又云王入乃告諸侯以二注不同將爲杜失今知不然者杜意王入乃告謂王入之後子朝乃告杜以傳云癸酉王入于成周癸未王入于莊宮始云王子朝使告諸侯是其入之後子朝告諸侯也劉以爲王入乃告據王告諸侯而規杜失非也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

疏注前年至鄆起 正義曰杜謂往年已取鄆此又發傳言齊侯取鄆者爲下三月公處鄆以發端也服虔以爲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於是言取劉以服言爲是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一日例書取言易此圍乃取言易者齊侯取以居公臣無拒君之義若脅自與之然故書取以見其易穀梁曰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

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縳一如瑱瑱充耳縳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齮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然據有異

焉(異猶怪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否)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請納質(恐見疑)弗

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則不書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軛輈

（車鞅絲過也決矢激匕矢鏃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殪死也）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鬷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又叱之（子囊復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失弓而罵（武子罵）以

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僞言不敢違季氏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爲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鑋一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疏注瑱充耳 正義曰家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人君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蔽聰又詩云玉之瑱也禮以一條五采橫冕上兩頭下垂繫黃縣縣下又懸玉爲瑱以塞耳　五千庾　正義曰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玄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杜據儀禮今文故以庾爲十六斗五千庾凡八千斛考工記陶人爲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其下文旊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實二觳則受二斗四升也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而實異　君若待于曲棘　正義曰宋公佐卒于曲棘者杜云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今齊侯欲納魯君當是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子猶令齊君待于曲棘必使止於竟內土地名齊地無曲棘十年傳稱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蓋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卒于曲棘誤加曲耳　射之至三寸　正義曰射之中楯瓦先言中之之處更說矢來之狀踰車軛矢激從車輈之上其矢之匕鏃入著楯瓦者猶深

三寸言其弓力多而矢入深也　注入楯至鏃也　正義
曰此覆說中楯之事故知入者入楯瓦也說文云軥軶下
曲者襄十四年傳稱射兩軥而還此與彼同蓋朐軥字通
用耳縣即由也訓爲從也從上而過故言縣過也宣四年
傳云伯棼射王汏輈注云汏過也此云汏矢激謂矢激汏
其上而過也傳言匕入則匕是入楯者也今人猶謂箭鏃
爲匕者爲匕是匕爲矢鏃也　鬒鬚眉甚口　正義
曰說文云鬒稠髮也鬒鬚眉者言鬚眉皆稠多也甚口者
謂大口也　剃林雍　正義曰說文云剃擊也字從刀謂
以刀擊也今江南猶謂刀擊爲剃　注鏧一足行　正義
曰既斷其足而云鏧知鏧是一足行也
說文云鏧金聲也蓋擊金爲聲亦名鏧四月單子如
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
氏劉人劉盆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戊辰王城人劉

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秋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齊侯謀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

懼而出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

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氏亭丁丑王次于萑

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萑谷胥靡

滑皆周邑胥靡滑本鄭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

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劉子以王出正義曰二

十三年傳云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蓋從劉

而居狄泉自狄泉又居於劉今爲子朝所逐蓋自劉而出

也服虔云出成周也案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狄泉雒近成周成周不屬王也其傳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十四年傳云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是周常屬子朝之驗也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云明年將納王納王者欲納之於成周耳若敬王先在成周無爲更須納之知此出者從劉出耳王既棄劉而出故王城人焚劉 注萑谷至鄭邑 正義曰王雖未有安居終亦不出畿內知此皆周地也襄十八年楚人伐鄭傳稱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是本爲鄭邑今爲周邑也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

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 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外援秦也瀆慢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 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 受惡名 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 滋益也 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疏 賂吾至從也 正義曰賂吾以天下使吾爲天子吾益不從也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 起發也 辛丑在郊 郊子朝邑 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 知躒趙鞅之師

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爲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圉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

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主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

而長之效按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氏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愆失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

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爲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靈景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間干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爲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爲晉至于靈王生而有頿靈王定王孫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王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

下壹行不若 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蚠也壹專也 謂先王何常之有 言先王無常法 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 弔至也 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 貫習也瀆易也 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 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 思肆其罔極 肆放也 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 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 未有攸底 底至也攸所也 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

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

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傳終王室亂

疏昔武王克殷　正義曰諸家本皆然服虔王肅並注云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王克殷下句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杜無注諸本悉作武王克殷疑誤也今定本亦作武王克殷

夷王　正義曰謚法安民好靜曰夷

注不忍至于彘　正義曰周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劉炫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今知不然者下云居王于

彘是以理居處厲王于彘又云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是豈念王政則不忍者是不忍害王也若其必欲殺王應云王奔于彘劉以爲周語云周人欲殺王子召公以子代之則周人欲殺王子何肯不忍害不以爲不忍者不堪忍王惡案周語但云求王子不云求殺之是益横周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注間猶至政事 正義曰周本紀云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大子大子竟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是其釋位與治王政之事也 注宣王至授也 正義曰周語云召公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周本紀云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大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是召公長之也共和之年官之政事皆決於二相宣王長而有志堪爲人主二相乃致其官政於王也放者致與之義故注云放授也 注攜王至郟鄏 正義曰鄭語稱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

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illegible]
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illegible]
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illegible]
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illegible]
而棄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
乃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婦方遁逃在路見
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有獄而以入於王王
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於后而生伯服周語云幽王伐有
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父
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
以伐周周於是亡書傳多說其事此其本也詩序云幽王
取申女以爲后後得褒姒而黜申后周本紀云幽王太子
母申侯女也而爲后王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
子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戎共殺幽王于驪山之
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幽
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徙於洛邑辟戎寇也魯語云

幽王滅于戲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劉炫云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太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呼爲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爲王也汲冡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晳云案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

泄惠王平王六世孫　正義曰世本云平王生桓王林林生莊王佗佗生僖王胡齊齊生惠王涼是六代也惠王生襄王鄭鄭生頃王巨巨生匡王班及定王瑜瑜生簡王夷夷生靈王泄心心生景王貴貴生悼王猛及敬王匄

咸黜不端　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滅王肅云咸皆也俗咸爲七經詩其傳詩有此句王羲之寫亦作咸杜太[illegible]

在定至亂災　正義曰降者自上而下之言嘗有秦人此妖語若似自上而下神馮之然故云降妖也然則受其亂災以上皆是妖語至于靈王以下是子朝演說妖言謂子猛當嗣王位耳服享言諸侯服從獻國之所有　規求無度　正義曰俗本作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元年傳曰翫歲而愒日杜云翫愒皆貪也則此言貪求無限度本或作規謬也　倍奸齊盟　正義曰倍即背也違背奸犯齊同之盟也案於時諸侯不有同盟許立子朝單劉未嘗與朝結盟而復背之言單劉倍奸齊盟誣之　注攜持至景王　正義曰是攜言執持之使不傾危也是贊謂佐助之使得存立也故以攜爲持贊爲佐也杜以先王爲景王則矯誣先王若當謂矯景之命立猛耳知先王非先世之王者以言矯誣是矯詐誣罔欺其人有語矯誣之猶今矯攜詔勑若先世之王去此又遠不得有立猛之事子朝何得攜矯誣之乎又傳云干景之命故杜以先王謂景王劉炫以爲先世之王而規杜氏非也　毋速天罰　正義曰

速召也子朝以罪劉爲亂從之必有天殃故勑諸侯無召天罰　昔先至以卜　正義曰先王先世之王不斥一人蓋自古以來共如此也襄三十一年傳曰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彼言大子死立母弟則此言擇立長謂無母弟者也彼又云子野非適嗣何必娣之子然則適嗣立而死當立娣之子也姪與娣同蓋王后夫人無姪娣之子乃於諸妾之子擇立長耳年鈞擇賢與此年鈞以德皆謂母之貴賤等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明母貴則先立也此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故專言立長之義不言母之貴賤何休難年鈞以德之言亦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云荅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作是

王不得立愛之法也　公卿至制也　正義曰三公六卿無得私附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其意言單劉有私情違古制也何休難云大夫不世功而弁爲公卿通繼嗣左氏爲短鄭玄云公卿之世有大功德先王命所不絶者何難既非鄭荅亦謬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恭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

德不遠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疏注出齊至不見

正義曰傳言齊有此星而齊侯使禳之明出齊之分野出於玄枵之次也彗即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彼皆書此不書者時魯不見或陰不見

詩曰至方國

正義曰詩大雅大明之篇也唯此文王愼小其心翼翼然共順也又能明事上天惟行上天之道思使自得多福其德不有回邪以受四方之國言四方皆歸之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

室其誰有此乎 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 謂以公量收 其施之民也厚 謂以私量貸 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

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

而箴箴詐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
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
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
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疏】詩曰至且舞　正義曰詩小雅車舝
刺幽王也　家施不及國　正義曰大夫稱家家之所施
不得施及國人言國人是國君之所有大夫不得妄施遺
之以樹己私惠陳氏施及國人是違禮也　大夫不收公
利　正義曰尚書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
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言作
福作威君之利也大夫不得聚收公利自作福也陳氏作

福以招國人之心施民作福是收公利也疏禮之至地並

正義曰天地人民莫知其始但人稟陰陽之氣生於天

地之間天地既形人民必育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

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

然後禮義有所錯是言有天地即有人民有人民即有父

子君臣父子相愛君臣相敬敬愛為禮之本是與天地並

與　先王至上之　正義曰先古聖王所治理人民者爲

受陰陽之氣生於天地之中以有上下之禮乃

可治其天下又禮與天地同貴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一